

新舊唐書雜論

明 茶陵李東陽賓之著

蘇子謂唐高祖起兵不待建成元吉之至爲太宗之謀借隋吏以殺兄弟也吁焉有是哉當是時建成之惡未著又無一日之隙太宗縱有利天下心亦未必若是烈也及其後舉乃迫于勢而始不能以理處之然太宗固可與爲善使房杜諸人能以聖賢之心諫之其事亦未可知也蓋興大事于羣疑之間其勢固有不  
不容緩者舉兵于內召子于外亦如是而已矣君子

觀人固當平其心不可設機穽以幸物之中然自處者必求其全毋有所虧玷以自賈其橫議也然太宗無臨湖之釁則建成雖死于隋吏亦孰得而疑之哉徐世勣既降唐以竇建德獲其父蓋也復降于建德此固同于徐庶而賢於王陵矣及觀于建德知其勢必無成而可以託其身以爲富貴之地者惟唐也遂忍棄其父而歸唐羣臣請殺蓋非建德猶有君人之度則蓋已死矣及事高宗而至于富貴既極則觀其無能爲而可以保其身以爲子孫之地也

又忍棄其流涕齧指之言以成武氏之禍非狄仁傑張柬之輩出而扶持之則唐已絕矣嗚呼忍哉夫勣爲子而忍其父固徐庶之不若爲臣而忍其君則又王陵之罪人也故苟志于富貴無所不忍矣

有請去佞臣者曰願陛下與羣臣言陽怒以試之太宗曰朕以至誠治天下恥前代帝王以權數接其臣卿策雖善朕不取也夫不取其言乃善其策是固有以中其心而又惡其名故陽卻而陰內之豈真有所謂誠哉觀其密使左右賂令史而欲殺之又陽怒程名

振之不拜以觀其所爲則正中請者之言而自戾其言如此類者多矣觀人不于所勉而于所忽不于所言而于所行信哉夫人知過而不改其患甚于不知不知則猶有所待知而不改則亦已矣太宗之言有聖賢不能過其行或常人之所不爲正坐是哉

賞罰天下之大柄臣民所視以善惡者也于不可之閒不能以髮而况褻而亂之乎長孫順德以受贓見劾太宗賜絹數十匹以愧之胡演不可太宗曰彼有人性得絹辱于受刑如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益

是所謂褻而亂之也夫罰之不可以賞猶賞之不可以罰也且孫伏伽張元素皇甫德參皆以論事得賞孔穎達以諫太子得賞常何以薦士得賞張蘊古以獻箴得賞長孫順德以受贓得賞斯可以類乎必以爲功可疑也親可議也而赦之赦之斯可也何假於賞而愧之哉又曰如不知愧殺之何益夫罪小不忍殺罪大又不足殺是終免于罰也或曰漢文帝之于張武嘗爲之然則文帝非邪曰是固不可以訓然文帝所爲多出于誠猶過乎厚者也太宗者非慕名徇

欲而姑爲是縱脫云乎哉余懼後世操賞罰者皆假此以徇其私欲舉以爲戒曰是不可以訓也

傅奕可謂獨見之士也上高祖之疏斥蕭瑀之議答太宗之言皆以闢佛爲事毅然有不可犯之色終太宗之世異端不至于大盛而蕭瑀率坐是以貶或者奕有以啓之乎然其說亦不能大行如韓愈氏之光明于世愈之言曰高祖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以爲恨是奕之謂也然則使愈生于太宗之世其庶幾乎曰亦如是

而已仁義不明于上教化不行于下而欲制強敵于口舌文字之間難矣哉噫此歐陽氏本論之所以作也

侯君集滅高昌坐贓下獄岑文本曰命將出師主于克敵苟其克敵雖貪可賞李廣利貪不愛卒陳湯盜康居財二主皆赦其罪封侯賜金太宗乃赦君集吁太宗於此失刑矣夫征伐以已亂也而縱其貪是生亂也何取乎功且廣利之於宛湯之于康居君集之於高昌皆窮兵黷武于所不必伐之地所謂率土地而

食人肉罪不容于誅者何功之有彼固使之不以其道又縱其貪而赦之失不以甚哉厥後廣利死降湯死罪廢君集死反皆其君不能正其罪以折其驕縱之心以啓之也元帝不足論彼武帝固太宗之所慕而文本使效之是見其君之過不塞其源且決之壅以溢也高麗之役太宗豈獨任其過哉故君子惡喜功者惡徇私以生亂者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賈充負弒君之惡秦秀乃以其立嗣不明請惡其諛而武帝改號爲武封德彝與弒隋煬亦賈充耳唐臨乃

以諫廢隱太子請追其諛而太宗改明爲繆夫有所諱而予之者私也有所憾而奪之者亦私也賈充固武帝之所諱而秦秀假小罪以攻之故其從也難然使秀舉其弒君之罪如陳泰之對司馬昭則武帝不得而諱之矣封德彝亦太宗之所憾而唐臨乘小釁以攻之故從之也易然使太宗正其從逆之罪如高祖之責德彝則唐臨不得而惑之矣卒使二人者負天地所不容之大惡以終其身又不能正名定罪于既死之後予未嘗不切齒于斯焉嗚呼諛之不當其

罪者亦多矣此特其著者耳然猶出于臣下之議而惡諛之餽羊猶存後世之諛議不及于廷而惡諛遂廢徒以高資顯秩皆得美稱是不特爲虛器反以累先王立諛之美意矣

太宗之立晉王治說者或以其不立吳王恪也而罪之夫治于此時無片惡寸過舍之何名恪雖才固不得以庶長先之矣太宗獨憂其不類己而欲立類己者且所謂類何以乎太宗悅魏王泰以爲類己也幾乎奪嫡又嘗壯武才人馭馬之對其意豈不以爲類己

也又博觀羣臣之中惟李勣爲類己也而託之孤孀使勣助武氏以成其不類己者之禍故太宗啓嗣世之禍有二而失晉王不與焉曰妻巢妃也用李勣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刦而况教之以盜而又以大盜輔之何所不至哉周之成康非有齊聖之才而成守文之治者文武貽謀之善又有周召宏畢之臣以夾輔之也高宗固中人以下之質然使太宗不貽之禍胎而褚柳來韓之徒扶持之不暇雖不及治亦不大亂若曰高宗固不克終者則予未如之何也

已矣

甚矣聖人之言深而遠也坤陰始凝則憂其馴致姤女始壯則戒其勿取愚者孰不以爲迂以爲未必然也惟未必然而然此聖人之言所以深且遠也高宗立武才人爲后其惡不足言已以利害言之彼雖至愚豈不知愛其國家武氏之禍古所未有也天下之女禍莫甚于褒姒妲己而極于呂后褒姒未嘗自取之呂氏自取矣亦未至改姓易世也故韓瑗亦以爲褒妲之流而宗廟不食之諫不能入也其禍乃出於古

之所未有者焉武氏之再入宮也雖豫藏禍心不過奪嫡至于呂后極矣乃至改姓易世亦出于所不意者蓋由高宗之胚胎醞釀非一朝一夕之故則亦有偃然自以爲當得者矣天下之事出于聖人之言者愚者皆能知之而智者或不免以爲迂以爲未必然以至于敗者多矣而况知其然而爲之者乎予又不得不爲中宗元宗幸之也

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甚矣小人之不可與共事也事成則挾功以覲賞而君子亦不得不賞之賞之而

其欲不厭則怨懟生焉及其厭也則憑倚怙肆必至于凶國害家而後止然則曷若絕之于先乎唐元宗誅韋后何假乎一婦人之謀而太平公主與焉遂使其竊勲盜柄以成殺儲廢帝之謀將發而後敗子於是復爲張柬之危之也及其誅太平也何假乎一宦者之力而高力士與焉遂使其蠱上亂下至于播蕩傾覆僅免其身於瀕死之際予於是豫爲僖昭危之也讀唐史者得不痛恨於元宗也夫

太宗作帝範十二篇以教太子姚崇以十事諫元宗皆謹始之道事之大者也而女寵不與焉豈其父有所諱于其子其臣有所昧于其君斯何見之疏也其後高宗元宗皆以女寵召禍再危唐室其以是夫嗚呼其所言者旋已棄如遺塵過如飄風則雖太宗諄諄以是而教姚崇諄諄以是而諫吾無望乎二君雖然父之於子臣之於君則不可不周思極慮以內之無過之地也小畜之變如家人之嗃嗃吾因之重感於斯焉

事有不可無悔者有不可悔者悔非君子之得已也知



之未周也行之未安也而悔生焉聖人以人不皆周知安行也故不得已而予之悔若其所能行者而自暴自棄以陷于大惡則有不可得而悔者矣賈君悔弑君而自憂傳諡于將死之日高歡悔弑君而敬事魏主者終其身然其惡卒不可悔也太宗之內巢妃充其惡與弑君者均之爲亂常敗紀無赦耳矣故善悔過者莫如太宗殺盧祖尚而悔殺張蘊古而悔殺張亮而悔悔責皇甫德參悔踣魏徵之碑然無一言悔于巢妃之後者知其不可悔也聖人恐人之沮於

遷善也故開悔之門子亦懼人之狎於改過也故立不可悔之戒亦聖人之意也然則何以免於悔乎曰慎

褚遂良來濟韓瑗死武氏之立狄仁傑不死武氏之篡君子謂遂良守經仁傑近權然觀遂良之伏節見太宗納諫之效數年之士氣未衰觀仁傑之成功見太宗致治之效數十年之人心未去此亦不可得而誣也顧其所處猶有不同者若易地而觀則仁傑必能直諫于將立之時遂良未必能成功於既篡之後故

星洲類編  
爲遂良死者難而易爲仁傑生者易而難邵子謂任天下之事不若死天下之事死天下之事不若成天下之事是也然臣子不幸而當此能爲仁傑則爲之不能則必爲遂良乃不失正苟徒畏死而貪名幾何其不爲李世勣許敬宗也已

有宰相之道有宰相之體有宰相之才姚崇有宰相之才者也宋璟有宰相之體者也其於道槩有所未聞然則孰爲近曰璟爲近何也以其剛也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崇也用諂以濟其寵任詐以行其志其平

生大節惟反正一事耳而又涕泣于遷宮之際是不得不於崇疑之也予故曰有宰相之才云爾璟也執義而不屈物守法而不徇情致使武后令張易之往謝之而元宗知王毛仲之不可致可謂剛矣然獨不與反正之事豈張柬之之議有所不及歟抑偶不值其間歟使璟在机上無畱肉矣仕于武后之朝者其大節皆繫于反正之一事不然其何以自解于前日之事乎是不得不於璟惜之也予故曰有宰相之體云爾雖然唐之宰相知道者寡矣有臣如宋璟者亦

何以多議何哉

君子之去小人恆難小人之擠君子恆易何也君子惟公言正論不可則止而根盤蒂結于君心者不可猝拔故未聽而先疑之小人之於君子欲揚而攻之則畏公議而不敢發及窺君心之微知其陽親而陰厭之也則爲曲邪詭秘之計乘其罅而中之其爲言似緩而實急似遠而實近似公而實私使聽之者隱然有以動于中而不疑則其志行矣然使其君無厭賢之心則其言亦安得而入哉故優人設爲旱魃之辭

而宋璟見逐張九齡直言牛仙客之不可用而仙客卒代其相二君之於兩賢其厭之深矣人主恆言皆欲退小人進君子及君子常爲小人所勝而不自知哀哉

張九齡諫用牛仙客是也其對元宗之言非也夫九齡豈不知仙客所以不可用者蓋推本而極言之乃屑屑於資格門第文辭之末顧欲以臺閣誥命之地勝之是啓李林甫何必辭學之言而益屈于元宗有何闕闕之問也且此說若行萬一有大賢出于草茅之

下欲薦而拔之其何以自解乎故宰相之言不可不  
慎也

胡氏之論高力士曰力士苟能爲明皇忠計者密主張  
九齡而去李林甫左右王忠嗣而去安祿山論功較  
績夫孰與讓此於力士固無責焉以當時得譽于士  
大夫而無疾惡之者故不可不辨也予曰不然力士  
所以能恭謹者安知非矯情干譽而實用以自張大  
乎哉且當是時張九齡輩旣去則當時朝廷豈有卓  
然稱士大夫者而何疾惡之有縱使其能進賢退不

肖以終其身而劉季述韓全誨之徒不免出于末流  
力士啓弊之罪不可逃也而又何功績之有况九齡  
忠嗣果賢將相也則亦安肯出於其門哉若使陰受  
其薦而不自知其罔賢才而用之無一可也誠使其  
善爲計有問則辭曰臣有閒廷之役不敢與國事臣  
雖不負陛下臣死之後必有負陛下者毋使後世謂  
宦官與國事始陛下然後爲忠也然則孰與視其失  
而不救乎曰甯失賢才于一時不可亂紀綱於百世  
元宗當播遷之際昏耄旣極無尺寸之策決于一走使

肅宗不從父老之留天下非復唐有矣然唐之存亡繫於太子之留不留而不繫於卽位與否肅宗以儲君討賊天下誰不應之夫元宗嘗有高枕之言旣沮于宮中之請及傳後軍之命又已於馬上之辭是時楊氏旣誅長安未保誠無樂乎爲君雖靈武之報不行而寶冊之使必至使肅宗直以遺大投艱之義流涕西向再拜受命于馬嵬之下較之遜避於咫尺之間而掩襲於遲疑之後猶之可也嗚呼李泌未至而李輔國在傍彼肅宗者何以及此哉故其卽位也未

嘗不以爲當然而其矯情固遜至于三四而不已者亦其心有不安矣泌之言曰家事宜俟上皇不然後世何以辨靈武卽位之意則其臣有所不安矣廣平王俶之言曰陛下未蒙晨昏臣何敢當儲副則其子有所不安矣欲免于後世之公議得乎爲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罪彼肅宗固不待西內之隙吾無以末減云爾

昔人謂壞唐者三女后也奸臣也宦官也惟元宗兼有之中宗有女寵而無宦官敬宗有宦官而無女寵然

皆身死賊手恨貽來世若元宗者內有楊貴妃高力士外有李林甫楊國忠彼林甫國忠之於貴妃力士也株連帶結狐媚狗合左巢右窟牢不可破職是三者可以亡矣而又有安祿山者闖乎其閒林甫能制而不制乃養之以自翼國忠不能制而欲制之乃激之以自快元宗者岌岌乎當敗局而據危巢豈翹寄生孤注之類哉然則不死于數人之手幸也有國家者觀乎此可以慄慄乎其畏也已

李泌之術高矣肅宗欲使倓爲元帥泌懼其偏也諫而歸之倓及欲以倓爲太子則勸其待上皇之至而又使倓自辭之張良娣之將立也又勸止之倓有惡於良娣則又勸其監建甯之禍及其迎上皇復位也知其不來又請作羣臣表而上皇始至肅宗襲位之後上皇還京之前嫌隙未至於大露者皆泌之功也蓋泌有過人之術故其言皆委曲深到足以深中人主之機而奪其情彼固能料肅宗能用己于艱難之際而極言之也及良娣輔國結搆旣成建甯旣死而肅宗彊勉承順者將有不終之漸旣不欲與其名又恐

學海類編 二  
不免其身故雖以先朝故舊不及見上皇之至一旦  
決欲去之無疑也然固未能忘情于功名之際故以  
德宗之猜忌元載之凶嫉出而周旋於其閒進退不  
以介意卒老于相位者其亦有以深中乎德宗而料  
元載之不能害己也乎及觀其用則定太子保功臣  
論宰相乃其所持以爲正而談神仙稱禍福乃其所  
挾以爲奇者故其術雖高而學或未粹矣

肅宗治從逆之黨以六等議刑不忍之過也春秋之法  
人臣無將將必誅禮曰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

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豈有受他人之爵而爲之臣  
子者而吾復從而君之哉李峴之議是畏人之附賊  
而屈法以誘之乃益狎其附賊之心也

人君進君子退小人則治進小人退君子則亂一小人  
退而一小人進則其爲亂益深矣代宗惡李輔國之  
強使人殺之而程元振進元振旣黜而魚朝恩進朝  
恩旣誅而元載進雖其極力剷除而旋已受弊終唐  
之世能果於退小人者莫如代宗而進小人之數者  
亦莫如代宗要其初皆以微勞小惠不忍而用之故

小人有所恃而爲惡其後皆以狎昵近習之故與之謀而去之故小人無所懲而爲善剛者不爲也人君之德以剛健爲主不剛而能成治者未之有也君臣之疑主於偏而成于譖非明哲之君察之未有不至於禍敗者也郭子儀以子曖之故受昇平公主之譖何其危也而代宗處之雍容廣大無纖芥之疑此太宗所不能者而代宗能之卒保護功臣以爲唐室之砥柱其美不可誣矣是時魚元之徒方欲肆其忌嫉乘釁而動使與聞其言安知不從而媒槩之乎然

子儀有不賞之功而無震主之威則其不受疑於代宗也固亦有道矣

理亂之機豈不危哉唐高祖太宗之世上下相維內外相統召之無敢不至令之無敢不從故雖以高宗之昏懦武氏之濁亂而天下莫有解體者紀綱存焉耳自元宗啓禍祿山遺患力士遂失萬乘之尊雖幸而不失舊物而天下之豪奴悍婢已有輕天子之心矣而况以蕭代之容緩繼之乎故不終元宗之身遂有挾禁兵以行劫遷之計爲軍將而擅廢置之權者於



是稱兵犯闕踵接京師入室更衣變生肘腋再振再  
蹶以至于求爲匹夫而不可得然則紀綱之壞不於  
人君而誰壞之哉故理亂之機不可不慎也

甚矣迂腐之人之不可用也田悅有眾七萬欲拒朝命  
未有以刼其心也洪經綸爲黜陟使直以一符罷其  
四萬使悅藉以激其士刼其心而其勢遂熾此乃高  
歡假以興冀唐公假以興晉陽者而經綸實以遺悅  
何其戾哉經綸之心非不善也本以制藩鎮而適以  
助奸本以重朝廷而適以賈怨人之不可不學也如

此孔巢父之殺其身於李希烈也其亦近是乎

盧杞因李希烈之逗遛說德宗暫罷楊炎而復用之其  
姦不足破矣縱使其非奸也而德宗從之豈人君之  
度哉德宗已有除炎之志故旣罷而復聽殺之也及  
懷光拒命以杞爲辭德宗從而罷杞則杞所教罷炎  
之故智實以姑塞其意而徐復之也非陸贄輩力爭  
之則杞誰可止乎胡氏謂杞因懷光而去則權不自  
天子出是已然苟使其前迷後悟以心誠去之則亦  
何可避此嫌而隱忍以稔其患哉

諸葛武侯敗于馬謖之遺令而戮謖以謝眾郭汾陽敗於史抗等違渾瑊之令而赦瑊以收功皆是也武侯之言曰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則其戮謖也豈得已哉謖不戮則將帥必不用命而王雙張郃之首不可斬武都陰平之地不拔矣且武侯能泣瘳立死李平於身歿之後則謖之見戮也容復有餘憾乎謂武侯用謖之過則可謂戮謖之過則非也若汾陽之敗非瑊之罪史抗諸人之罪也抗等諸人不可勝誅而瑊又必可以收功者也此乃一時事

事不可以爲法若一切行之則猾悍者皆起其跋扈之心其所以容之者乃所以殺之也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軍旅之法當以是爲正

段秀實之死于朱泚也胡氏謂其見幾不敏不能執羈勒以從君負材抱忠草草而死嗚呼豈其然哉豈其然哉德宗之出也變生於倉卒非有明皇之詔也何幾之可見乎惟陸贄王翊輩數人追及于咸陽而諸王公主不及從者尙十七人蓋是時得閒者先出後時者見陷去住之幾閒不容髮其事有不可知者矣

且秀實之於盧杞白志貞孰忠且智杞志貞能之而秀實顧有所不能邪陝州之役秀實尙能使白孝德不終日赴援于數百里之外而其身不能從君避難于咫尺之間乃端居待死于其第又不待辨而明矣不得已而隱忍見賊以圖奉迎之計又不得已而用閒以尼追襲之兵是時無秀實則以德宗之狐疑朱泚之凶黠而又有盧杞百口之保幾何不墮其計中德宗之得赴奉天誰之功也及其智窮勢急攘袂奮笏擊賊流血以死豈其所願哉故責秀實之死與責

張巡者何異不得不辨也

德宗多疑而信吐蕃如父子信乎疑者之必貪貪者之必愚也渾瑊素稱良將何乃蹈其機而不悟乎瑊身受其任者也亦避德宗之疑而不敢辭耳使瑊辭之則張延賞之讚不在西平而在瑊矣然則可乎人臣秉忠信以事上必爲國家計而不恤其身如西平可也必不得已則駱元光焉違命以從宜亦可也

張延賞之譖李昇也德宗以問李泌泌發其閒太子之謀請罷昇宿衛以遠嫌夫閒太子者延賞耳陰謀旣

得詰而去之復何嫌之有哉乃罷吾之宿衛以自解於離閒之人是愛太子不如愛小人也居人父子之際不可以言嫌德宗未有嫌太子之言而泌以遠嫌告之是啓之也他日昇黜而太子幾危得非延賞爲之乎昇誠可去使其與延賞俱罷亦庶乎無此患矣咸陽人上言見白起請爲國扞西陲德宗贈起以官人君之愚未有如此事者自老人結草之說興於左氏而後世有以謝元之捷爲蔣子文之功者有稱白衣老父之言而立老子廟者有稱孝靖求食而立廟者

有稱元元皇帝降于朝元閣而求其像者豈惟德宗哉李泌謂將帥立功而陛下褒贈白起其言甚簡而明然直以事論之不能辨其理之誣以格其非也不立廟而葺其故構去三公而贈尙書五十與百步之閒耳嗚呼泌自稱奉道又方以鬼神幸于德宗雖欲格之猶將不能而况未必知之乎

新舊唐書雜論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